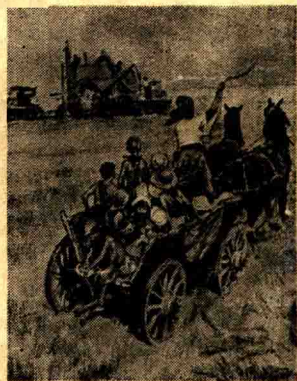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原的太陽

新譯文叢刊

著 柯連甫巴·聯蘇

譯 隱 菊 焦



平明出版社

新 譯 文 叢 刊

草 原 的 太 陽

巴 甫 連 柯 著 焦 菊 隱 譯

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 9 5 3 •

新 譯 文 叢 刊

草 原 的 太 陽

著 者 巴 甫 連 柯

譯 者 焦 菊 隱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人民幣六千三百元

版 權 所 有 • 不 准 翻 印

一 九 五 〇 年 七 月 初 版

一 九 五 三 年 四 月 三 版

(3001 — 11000 冊)

【 定 價 二 〇 四 】 【 文 學 · 藝 術 】



П. П. Звонков

草原的太陽

蘇聯 O · 威列伊斯基作插圖

一

七月中旬，葉米里安諾夫在裏邊工作的那個汽車場，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。要派五輛裝運汽車，連同司機，到草原上幫忙收割去。會議上討論由誰去。安得來·葉米里安諾夫第一個自報。他的老婆才死了有半個月。這骨肉的死亡，叫安得來和他十歲的一個兒子，心裏極其悲痛。汽車場的經理，平日對於葉米里安諾夫的工作，印象本來就好，所以，雖是他休假的日子還沒有輪到，也想提前准他年假，並且答應把他的小孩子安置在少年先鋒隊的夏令營去。不過，安得來一則跟他的孩子分不開，再則老婆一死，日常生活一個人就更沒有法子安排了。

這個時候正巧趕上出去收割的提議——去的地方是陌生的，遇見的人也都是陌

生的，再加上生活也高度的緊張——所以他才第一個自報要去。

「你去了謝爾蓋可怎麼辦呢？」場裏青年團負責人蔑拉·查陀娃問。

「我帶着他呀，叫他習慣習慣集體農場上的生活，」安得來回答得直截了當。
會上決定汽車隊至遲次日早晨四點鐘出發。

謝爾蓋頭天晚上知道了出門的消息，沒有脫衣服就睡在他父親的床上，頭下枕着行囊，裏邊裝着他母親的朋友娜迭茲姐。蓋阿爾結芙娜替他們父子顧慮週到而做的內衣。

安得來一隻手拉起還正睡着的兒子，一隻手提起行囊，連屋門都顧不及鎖，就往汽車場跑。

正在發動着檢查的馬達聲和司機們高聲的談話，這才把謝爾蓋完全吵醒，他低着聲兒哭起來。他心裏本是極願意跟他父親出去的，不過以前一向沒有離開過本鄉本鎮，而這次旅行又不確實知道是怎麼個情形，不免就有點兒害怕了。好在停了一陣，他就鎮

定下來。司機們都是熟人。他們都和和氣氣地跟他談話，都誇獎他能跟着他們出去走長路，又都對他擔保，說他們這次要去的那些草原集體農場上，收穫豐富極了，絕不會叫他覺得有一點乏味的東西。

蘇拉·查陀娃，也是他死去媽媽的朋友，過來在他下巴底下咯吱一下，又像往常那樣儘找點兒難聽的話說：

「擦擦鼻子吧，可都要流下來啦……」

汽車場的經理，那個生着連鬚鬍子大模大樣的胖安東·安東諾維契，作了短短幾句送行的講話，這個時候，查陀娃給每輛裝運車的旁邊，都釘上一張標語，寫着「大家都去收割！」又在她自己那輛車的擋風玻璃上，拴住一小把野紫羅蘭花。

「你們那些獎章都掛上了嗎？」安東·安東諾維契提高了喉嚨問。「小心別在那裏給你們自己丟臉，做事可要妥妥當當的。葉米里安諾夫，你領着隊走好啦！一路平安吧！」父親把手搬開掛上頭擋，開了幾步，又換在二擋上，然後，等到他們開上了大路，就掛

上了快開。

「他們後邊跟上來了嗎？」他問他的兒子。「你不斷留神看着點兒。」

謝爾蓋在座位上跪起來，從身後玻璃窗往外望。汽車隊在鎮裏那條大街上開過來。現在他們正在開過了公園，開過了一家賣淡酒的小閣子，開過了轉角的俱樂部。

「他們都跟着來了，」他說，忽然間，他竟不由自主地，眼淚滾下了嘴巴子。他覺得很難爲情，就伸出隻胳膊去抱住他父親的頸子，問：「爹爹，咱們不再回家了嗎？」

「咳，當然回來啦，謝爾根卡——不回來咱們可到那兒去呀，你和我？」他父親說着，臉上浮起一片慘淡的笑容。「你喜歡家嗎？」

「我喜歡，」謝爾蓋回答。

這世上再也沒有比他母親更親近的人了，可惜如今她死了，因此，無論是在他們屋子裏，無論是在鄰近隨便什麼地方，只要是他們時時在一塊兒呆過的所在，什麼東西都引動他想起她來，就彷彿她依然跟在他的身邊，冥冥中還存在着似的。家裏的東西，也樣

樣都跟他太廝熟了，好像連一想到要永遠離開它們，另外去到一個什麼都十分陌生的新地方，心裏就不由得受不住……

「這也不過是一兩個星期的事！」他父親用極其懇切的口氣定他的心，他因此馬上也就相信了。「咱們要到四下裏跑跑，見見一些沒有見過的人，看看那些好收成來振作振作精神。今年的收成可真了不起啊，我的孩子，叫人從心眼兒裏高興。」

「咱們要去很遠的地方嗎？」他問着，回頭望了一下；後邊的汽車隊已經開出了鎮子，正順着一道灣路往小山上爬。連這麼遠的地方，謝爾蓋都從來沒有到過。

「到皮列考坡去。這地方聽人說過嗎？」

「不就是弗倫茲打過仗的那個地方嗎？」

「對啦。這回戰爭裏，我們也在那裏打過仗，我的孩子！我聽說那裏到現在還什麼東西都沒有收拾清楚呢——步槍，炸碎的坦克——」

「也有鋼盔嗎？」

「沒問題……」

「爹爹，要是能拾個鋼盔和一個水壺，那可多好，比如說……或者拾挺機關步槍。」

「我敢說咱們準能拾得着。說不定咱們看中哪座大礮，就把它拉到咱們車上來呢。」

「我想民兵不會讓咱們收着座大礮的，」謝爾蓋嘆了一口氣，他的眼淚終於完全消失，就把心思專去思索到戰場上應當特別留心找哪些種戰利品了。

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四面八方黑得和晚飯之前一樣，從前媽媽爲了不讓蚊子飛進來，總是不吃晚飯不開燈。只有東邊的天上，越來越紅，差不多像火燒一樣。那火光剛一閃亮，剛一要冒煙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太陽跟着就從火光裂開的窟窿裏探出頭來。可是四面的小山和海水，還依然靜悄悄微睡着。海水靜的像叫冰給封住的樣子，宛如瀝青做的灰藍色的平滑面，彷彿可以從上邊跑得過去。

而那些小山呢，看上去就像些個睡着了了的鳥似的，棲在樹枝上，把頭捲在翅膀底下，一動也不動，連一點鳥的形狀都不見了，活像些個大松塔。

小山都蜷屈睡着，它們的峽口，溪谷，和峻峯，都隱在朦朧裏看不見，因此神氣就渺小得多了，味道也就丟了。

那條大路灣灣轉轉往山上盤成壁直的螺旋形，走在路上一眼望出去望不見二十米遠以外；其餘的路徑就都遮在山肩的背後了，開車的人既提防不了對面開來的車子，也照顧不到後邊的車隊。謝爾蓋決定要看看他父親怎麼開車，因為他心裏頭認為收割的時候，自己準有坐下來掌舵輪的機會，那時一切衝撞冒險的情形，一定和打仗一樣。他在家裏從來沒有機會上他父親的車。最初，家裏認為他太小，後來他又上學了，除此之外，還有，媽媽也有點怕汽車。

於是謝爾蓋就拿眼睛釘住他的父親，心裏不由自主地就承認他父親開車的本領，叫他十分滿意。薇拉·查陀娃可就不然了，你看她坐在舵輪前邊那種神氣，就好比守着一盤縫紉機似的。再看安得來·葉米里安諾夫呢，袖子捲上胳膊肘去，兩隻胳膊平放在舵輪上，開車的神氣够多麼毫不在乎的樣子，他微微斜着身子坐着，時常往兩邊望望，彷彿

佛把道路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，可是他的手指頭是緊張的，他那兩隻叫太陽晒得黑黑的手，又結實，又全是肌肉，好像不用管它就自己在那裏動來動去的。

「你這是幹什麼，爹爹？」

「節制油管子。」

「這呢？」

「找停油跑車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我說，謝爾蓋·安得來伊契，」他的父親笑着說，「先別攪我，眼下正趕上一段兒討厭的路，哪怕我算錯了一秒鐘，咱們可就掉下去了。想法子睡一會兒吧，兒子，要練練能在車上睡覺的本領。不能在自己車上睡覺的，就不算是個好司機。」

可巧謝爾蓋一直就沒有一點想睡的意思，他父親一路領着汽車隊往前開，他就利用這個機會一路往後邊望着批評，不是說那些司機在後邊落得太遠，就是說他們把領

隊的車子頂得太近。還有一兩回他甚至還把頭伸出敞着的窗口，向後邊司機們搖手，後來他父親纔告訴他，說向司機們搖手是不中用的，你得向他們都按喇叭，而且目前也並沒有這種需要。

然而，謝爾蓋心裏總還存在着一個懷疑，他認為這恐怕是他父親因為自己年輕，簡直不敢運用自己的權威，他雖然當過軍曹，掛了紅星獎章，可是叫他向年長些的人們發佈命令，還是覺得有點難為情。謝爾蓋不贊成這樣討厭的謙虛，可是他沒有多嘴。

葉米里安諾夫車子的後邊，是埃戈爾·葉戈里契·彼特洛夫，汽車場裏大家都叫他埃戈爾伯伯。就連媽媽，雖然一向討厭司機們那種橫衝豎撞，不喜歡他們，對於他可也是必恭必敬的。他得過兩個勳章，大家都認為他是個沈着而公平的人。每逢開會，大家總把他選進主席團，可他也總是推辭。

跟在埃戈爾伯伯後邊開來的，是皮提亞·瓦爾坦諾夫斯基，他從前是一個坦克手，受過三次勳章，和許多獎章，是謝爾蓋所認識的人裏邊最嘻嘻哈哈的一個。媽媽當初說

過，說他這個人的腦筋全生在腳底下去了。瓦爾坦諾夫斯基的後邊是葉洛牟石金，一個中年人，憂鬱，沉默寡言，嘴裏永遠啣着一枝手捲的香煙。壓在隊尾的是薇拉·查陀娃，她是汽車場裏青年團的負責人，也是媽媽最喜歡的人。她什麼勳章也沒有得過，不過她是技術學校畢業的，並且，據人們說，那差不多和大學教育一樣的高。媽媽在世的時候，薇拉只要一有時間，總要跟葉米里安諾夫家裏人呆在一起，所以謝爾蓋雖然不會特別喜歡過她，可跟她也處慣了。她總是領導着這種那種的競賽，而且老是說她一塊兒的人全是些懶鬼懶骨頭，還說，長久下去，她總有一天得叫他們給弄得『冒火』。謝爾蓋心裏納悶，不知道一個人沒有火怎麼會『冒火』。於是，有一天，他就掛着惡作劇的笑容，請她趕快『冒一冒火』給他看看，當時，她就當着他母親的面，立刻打了他一巴掌。情形恰恰是這樣。薇拉常在集會裏講話，她是個宣傳好手，也常常給牆報寫文章。

父親比他們的位置都高。母親時常告訴鄰居娜迭茲妲·蓋阿爾哈芙娜，說他的腦筋真算了不起，如果好好受過點教育，他一定早就當上汽車場經理或者機械師了。謝爾

蓋還記得去年冬天他父親怎樣開始在晚上讀書，媽媽充作教員。她總是把一本帶圖畫的書打開，嚴格釘問父親的功課，父親太疲倦了，總是好容易纔張一下嘴，而且總是答得文不對題。

媽媽總是弄得很生氣，謝爾蓋可憐他的父親，看看他又是這麼壞的一個學生，心裏也覺着苦惱。

可是無論誰，就連戴拉·查陀娃在內，都不會永遠生爹爹氣的。他這個人非常有趣。尤其叫大家都驚訝的，是他一會兒製造出一種他叫做『反畫眉機』的拍板來，能把飛到菜園子裏的野鳥趕走，一會兒又替謝爾蓋製出一個風車玩具來，要不然就又做出一架飛機製造模型來，招得四鄰的小孩子們一齊跑過來欣賞。

而且，每逢到了秋天，汽車站全體到小山上去遊覽的時候，你看他採集野菜蕒的本領又够多麼熟練！還有，他唱得够多好，並且是自己彈着吉他琴來伴奏！

媽媽，哎，如今分別了的而且永遠也不再回來了，媽媽啊，她時常提起，說她當初就